



恩师寿庆

自 12 侯康宁

老西读研时的导师高钟毓教授八十寿庆，同门的师兄姐妹们从全国、全球各地赶回来给恩师祝寿。

生日当天，高老师上午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学术报告，下午与国外来的学者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学术会议，晚上出席弟子们给他举办的八十寿宴。耄耋之年，如此紧促、繁忙的日程，让弟子们在敬佩的同时又有些担心高老师的身体是否吃得消。

老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师从高老师读研究生的。那时高老师正值盛年，刚从加拿大、德国等国家做访问学者归来，为我们所在的专业带来了国际最前沿的思想、技术、设备。高老师归国后编写的教材至今仍是我们所学专业的经典教材。高老师治学严谨是出了名的，师兄、师姐们在私底下告诫我们说：好好做实验、写论文，高老师那关可不好过，在论文答辩会上曾将答辩人问哭过。上了高老师的课，跟随高老师一起做实验、课后，老西的切身感受是高老师既是严师又是良师：对弟子的缺点、错误严厉批评、不留情面；但当弟子们在课题上遇到困惑和问题时，他会很耐心地和学生门仔细讨论、指导点拨。老西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高老师带着我们在实验室彻夜做实验的情景。实验间歇，高老师和我们讲他以前的经历、出国期间的见闻，甚至是他儿子的趣事，以放松弟子们的紧张情绪、缓解彻夜实验给大家带来的疲劳。

高老师是江苏苏北人，童年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高老师说小时候跟着大人在地里干活，日本人的飞机来扔传单，飞机飞得特别低，他们都能看到飞行员的脸。他们还曾被迫现场观看日军和汪精卫军残杀抗日将士。读完小学，家里没钱，高老师只好辍学，学校老师到家中做高老师父母的工作：孩子的书念得这么好，若就此停掉就可惜了。学校免掉所有的学杂费、住宿费，让高老师得以完小毕业。时值解放战争期间，炮火连天，高老师家有个亲戚在上海的一家纺织厂做“拿摩温”，高老师的父母已和那位亲戚说好，儿子完小毕业后就去纺织厂打工。从苏北到上海要过长江，而 1949 年，解放军正准备渡江，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长江被国、共双方封锁，无法渡江去上海的高老师只好返回家乡。适逢城里的中学来招生，闲在家里的高老师去参加考试，居然考得第一名。学校惜才，给高老师免掉了学杂费、住宿费，每月还发给助学金，让高老师可以吃饱肚子，得以安心读书。高老师不负众望，一路过关斩将，金榜题名，于 1955 年考入清华大学。在尖子云集的大学里，高老师依然高歌猛进、成绩优秀，提前一年毕业，是同班同学的

毕业设计老师，留校任教至今。

高老师常对对弟子们说：不管干什么都要有恒心，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不管是否升官、是否发财、是否出人头地，只要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对社会有所贡献，学就没有白上、书就没有白读。

当年研究生毕业时，老西决定去公司工作。高老师知道后曾问我为何不去高校或科研院所做科研工作，或接着读博士。我告诉高老师说我的弟弟在上大学、妹妹在念高中，父母的经济负担非常重。作为家中长子，我必须早日工作，而且最好是去一个收入相对较高的单位，以减轻家中的经济压力。高老师听后，沉默了好久没说话。在当时“穷教授、傻博士”、“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大环境下，高老师还能说些什么呢？但我明白高老师从心里是希望自己的弟子能继续搞学问、搞专业，而不是去公司、去下海的。

2011年百年校庆时，老西在人民大会堂遇到了同来出席庆祝活动的高老师，高老师说：你在公司里干也不错，也是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给国家交税，对社会也是有贡献的。高老师的一番话让老西多年来的心结稍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老师不仅给了弟子们“干粮”，也给了弟子们“猎枪”，更重要的是将如何用“猎枪”“打猎”的“道”传给了弟子们，所谓“薪火相传”。只要弟子们能够掌握并运用跟老师学来的“道”“打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老师都是欣慰的。

自老西研究生毕业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在高老师的带领下，研究中心由当时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发展壮大为现在的国家一级学科、工程技术重镇；研发出来的技术、设备让中国在该专业领域打破国外封锁、与世界一流国家并驾齐驱，乃国之重器；让霸主、列强抑或周边宵小们在打中国的主意时，不得不仔细掂量掂量。高老师也因为在该领域的巨大贡献而成为国宝级专家。

“为国家健康工作五十年”是母校长年以来的口号，也是师生们追求的目标。高老师早已超额完成了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作为弟子，我们衷心希望并祝愿高老师在第二个“为国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征程上，既老当益壮，又劳逸集合，让遍布全球的弟子们在恩师九十寿庆、一百寿庆时再次相聚。

侯康宁，现就职于IT行业，任卓豪集团（ZOHO Corp）中国区总裁。“老西”为作者网名。